

編 林 何 李

戰論藝文國中

行印局畫亞東

序言

雖然不能像蘇聯，對於文藝問題曾經黨之最高機關召集全國大會討論過，而且確定了黨之一貫的文藝政策；但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文藝界也曾起了一場頗劇烈的論爭。

自創造社一般人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口號以後，代表中國幾個文藝集團的刊物如羅絲，小說月報，新月……等都先後有文字發表；雖然各個的立場不同，其對創造社一般人表示反對的態度的一層則完全一致，同時創造社一般人對於他們也都一一的反攻——批評，尤以對「羅絲派」一般人為尤甚。

這論爭從一九二八年的春天起，足足的繼續了有一年之久——現在似乎是漸漸消沉下去了——，在這個時期各方所發表的論戰的文字，統計不下百餘篇；其中小說月報和新月的文字只在表明自己的文藝態度或稍露其對於創造社的「革命文學」的不滿而已。更予以魯迅為中心的「羅絲派」則和創造社一般人立于針鋒相對的地位——也就

是牠們兩方作成了這一次論戰的兩個敵對陣營的主力。

中國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文藝界所起的波濤，除了第一次的「文言白話」「新舊文學」之爭而外，這一回可以說是第二次了；這兩次論爭的情調雖然有些不同，但是這一次的論爭在中國文藝的進程上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大概可以被承認的。

我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總算把這一次論爭的文字統統收集在一塊了；起初不過是想看一看這掀動現中國文藝的波濤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因為要看牠的全面，所以就多方面的去找牠：過去一年的語絲，北新，小說月報，新月，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流沙，無軌列車，現代文化，民間文化……等等，得朋友們的幫助都統統很全的找到了；關於這一次論戰的文字也都一一的看了過去；這些文字雖不能像蘇聯的文藝論戰的文字有系統，大家都本着那一個系統辯論下去；但以「語絲派」的冷嘲熱諷，創造社一般人的宣傳文字的筆調，小說月報的旁敲側擊，已呈論戰文字的大觀；我覺得這些文字一方面可以顯示中國文藝進程上一個重要時期，他方面對於留心

文藝的人也可以從這些文字裏面知道一點中國文藝界的現形——瞭解這代表中國文藝界的幾個主要文藝集團對於文藝究竟是怎樣的態度。所以在自己一一的看過了以後，就有想「叫大家都能看看」的意思；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也都有這個意見，並且叫我趕快把牠們編印成書；於是就剪裁編排，成功了這一本。

不過這裏所收集的也不是這一次的所謂「革命文學」和「非革命文學」文獻的全數，這裏收集的是與這一次論戰有關的各方的「論」而且「戰」的文字；凡是泛泛的一般論文藝的而不對着或影射着有對方的「戰」的文字，都統統割了愛——雖然是同在一個時代發表，看起來也好像是這次論戰範圍以內的東西。

在編排的時候，我覺得畫室的「革命與知識階級」，對於這一次中國文藝界所起的波動以及知識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上所處的地位，都下一個持平而中肯的論判，實在是一篇這一次論戰的很公正的結語；現在就把這一篇不分派別的排在前面，作為這個論戰的導言或者結論，以介紹給讀者——雖然有人說畫室是與「語絲派」一般人頗

接近的。

意！

對於秦實易林以及間接的這一次替我搜集材料並供給我編輯意見的朋友，謹致謝

李何林一九二九，四，五。北大學院圖書館。

目次

序言

編者

革命與知識階級

畫室

語絲派及其他

「醉眼」中的朦朧

魯迅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侍桁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魯迅

革命文學問題

冰禪

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

甘人

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之文學·····	郁達夫
文藝與革命·····	冬芬，魯迅
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	甘人
又是個 Don Quixote 的亂舞·····	侍桁
個人主義的文學及其他·····	侍桁
從時代說到無產文學·····	高明
一個讀者對於無產文學家的要求·····	少仙
關於革命文學·····	青見
革命廣告·····	郁達夫
關於革命文學·····	冬芬
否定的否定·····	白木
考證法·····	白木

兩位革文家.....白木

路.....魯迅

文藝漫筆.....定矣

從傷兵想到革命文學家.....鳳苞

通信.....徐勻，魯迅

雜記一則.....無名氏

創造社及其他

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李初梨

評駁甘人的「拉雜一篇」.....克興

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杜荃

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成仿吾

評茅盾君的「從牯嶺到東京」……………克 興

評駁梁實秋「文學與革命」……………馮乃超

「新月的態度」的批評……………彭 康

非個人主義的文學……………黃藥眠

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李初梨

無產階級藝術論……………忻啓介

檢討「檢討馬克斯主義階級藝術論」……………谷 蔭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成仿吾

桌子的跳舞……………麥克昂

小說月報及其他

從牯嶺到東京……………茅 盾

革命文學的內包……………祭心

讀「倪煥之」……………茅盾

新月

文學與革命……………梁實秋

新月的態度……………新月社

現代文化及其他

革命文學評價……………莫孟明

革命文學論批判……………謙弟

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謬誤……………尹若

檢討馬克斯主義的階級藝術論……………柳絮

藝術的理論鬥爭……………柳絮

一 智識階級的動搖

無論中國的智識階級是怎樣的東西，無論人們怎樣說像俄國革命前似的智識階級在中國是沒有的，但中國依然有牠的智識階級。在大動搖的時代，革命的時代，十月到來的時代，中國的智識階級必定演了牠自己的角色。歷史的進行是彷彿如出一轍的。

對於智識階級，和對於別的人一樣：革命成爲一個可怕的东西。這並不是因爲牠的「喧嘩癡狂」，牠的旋風的暴力；而是因爲這暴力，是無法抵抗的，要抵抗是理由窮屈，理智所不答應的。革命毫無情面地，將不止奪去了保障你底肉體的物質的資料，牠是並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憑依。牠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靈魂。從前一切尊貴的，神聖的，不朽的東西，都成爲失了色的死的東西；而且這一切，都是通過你自己的眼的，你無法使牠不真實，如一個夢——革命所以是可怕的东西。

智識階級，倘舊社會的經濟制度及其他是可用坟墓，而舊社會的個人主義的生活樣式與文化藝術是可用開在墓上的花這個比喻說明的，則當看見歷史的巨人在掘撒着坟墓，墓上的花開始枯萎的時候，除出他根本就反對歷史的推動，死心塌地地做反革命者，或相信墓上的花能够在「真空的空間」生活，他依然是牠的宣揚者，讚美者，運命注定他成爲坟墓的殉道者以外，智識階級不能不演下面的二類角色。其一，他決然毅然的反過來，毫無痛惜地棄去個人主義的立場，投入社會主義，以同樣的堅信和斷然的勇猛去毀棄舊的文化與其所依賴的社會。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往向革命，但他同時又反顧舊的，依戀舊的；而他又懷疑自己的反顧和依戀，也懷疑自己的承受與往向，結局他徘徊着，苦痛着——這種人感受性比較銳敏，尊重自己的內心生活也比別人深些。

革命是如此地使智識階級動搖着的。爲要不在革命上碰死自己，智識階級也必須如此地改移自己的立場。智識階級雖不屬於革命的主要力量，——智識階級於其構成

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沒有特別看輕智識階級的必要。因第一種人，革命是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因第二種人，革命看見了自己的暴風一般的偉大，並能在這種人的生活裏，分明地看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盡量的精神的衝突，革命却絲毫不會因這種衝突而受障礙的。

自然，革命除出將那甘心反動的智識階級與別的一切反動者一視同仁地擊死了以外，還有留心第三種人——他們在表面上是貌似第一種人，一樣地堅信一樣地勇敢的，革命有時也可利用他們，但他們到底沒有熱心自己的地位那般地熱心革命的——即所謂投機的智識分子的必要。

二 中國革命的現階段

以上只是極表面地說明了智識階級底被動地動搖着的一個普遍的形態。中國的智識階級現在也正如此地動搖着——僅只這點也已顯示給我們：中國革命已到了如何的

階段了。但是，革命是不但並不特別看輕智識階級，而且必須積極地向智識階級提出工作的——這個其實是革命早已向牠提出，而且因此，智識階級才顯露地動搖起來的。中國的智識階級，雖很薄弱，於過去的國民解放運動中却做了很不錯的工作來，實在中國智識階級是在國民解放運動中形成的；但運動不久就變質着，成為中國的革命，而且牠到了現在的階級了——這種的變質和進行，在智識階級的文化運動與文藝活動中完全沒有牠的影子。智識階級底動搖是直近的事，於是有一部分是向革命突進了。我們再詳細點就事實來考察一下看吧。

智識階級底起點是所謂「五四運動」；但「五四運動」是國民解放運動的焦點。這國民解放運動的起因是「鴉片戰爭」；「辛亥革命」是其具體的最初的表現。到了「五四運動」的時期，國民解放運動積極地開始進行着與封建勢力的必要的鬭爭。從這時期以後，中國國民可以說是全體都生活在與封建勢力的鬥爭中的。在這時期，也是國民解放運動第一次的認識了社會的階級衝突。但是中國並不單獨在地球之外的國，是世界

的一國，別的國家產業革命是行於十八九世紀的；於是國民解放運動有再轉向的必要，這也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墮落的緣故，是因為中國的工農非起來加入世界的無產階級不可的。「五卅」是必然的暴露。說起來，自「五卅」以後，國民主要（次要當然繼續與封建勢力鬭爭）是應該生活在工農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鬭爭中的，事實上，國民解放運動到現在仍絲毫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也就證明了工農階級沒有解放以前國民解放是做不到的。中國工農的黨，從最初就站在這樣主張上，雖經過幾次政策的改變，然後確定了目下的政策，但只是政策的改變。

在這幾個的階段間，中國智識階級做工做得最好的，就只與封建勢力鬭爭的一段上。在這段上，智識階級很正確地抓着了當時的社會意識，很明確地認識了自己的歷史的任務。看魯迅的墳。則中國的最初的晨星似的文藝運動已認識這個任務了。智識階級在這鬥爭上得到了自己的勢力，牠却就在這階段上凝固着，自然是因為封建勢力還十分強固地存在着的緣故，但智識階級沒有明瞭與封建勢力鬥爭，若固定着站在資

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上是不成功的這事實是真的。無論怎樣說來，中國的工農跑上歷史的舞臺，至遲也應該在「五卅」以後。工農階級的意識也不能不說在這時是已分明了的，因為中國的工農的黨是在這時鞏固起牠的基礎來的。中國的智識階級，在這時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農的立場上的人離開了智識階級的隊伍以外，就只有一二分子懷疑起自己的立場稍稍顯示了自己的內心搖動而已；其餘留在原來的地位上支持着智識階級的人是依然立在原來的立場上，最多也不過偶爾遠遠地瞥一眼無產階級吧了。於是，工農的黨採取了現在的手段，智識階級纔彷彿被火燄和刀光所驗了似地動搖起來。

三 追隨的途中

像現在似地動搖着，智識階級，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成為反革命者，有一部分人是投入革命，有一部分人是配入以上所說的第二種的角色，在味着內心生活的苦痛——

革命倘若有一刹那的閒暇，牠以怎樣的眼光來監視這智識階級底現狀呢？

現在所提出的主題——「無產階級文學之提倡」和「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確立」，於智識階級自己的任務上，這是十分正當的，對於革命也是很迫切的。但革命是只將革命的智識階級看作「追隨者」的。事實上，在智識階級這名字還存在的時間，牠始終是追隨者。

革命對於以上所說的第二種的人，儘可以極大的寬大態度對之。他們多是極真實的，敏感的人，批評的工夫多於主張的，所以在這時候，他們常是消極的，充滿着頹廢的氣分。但革命是不會受其障害的，革命與其無益地擊死他們，實不如讓他們儘量地在藝術上表現他們內心生活的衝突的苦痛，在歷史上留一種過渡時的兩種思想的交接的藝術的痕跡。

因此，我對於目下創造社諸人及其他等底抨擊魯迅的一事，倒想略加一點意見。如上所說，革命看見有人攻擊如魯迅似的人，實不會出來給魯迅辯護的那樣愚